學詩毛鄭異同籤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

武寍學生張汝霖

出入腹我傳腹厚也箋云腹懷抱也正義釋傳曰腹厚釋詁文正義繹箋曰腹我謂置之于腹故謂懷抱以父母厚己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

按腹厚之訓非獨爾雅月令水澤腹堅注云腹厚也正義曰腹形體腹長故云厚也說文云腹厚也腹之爲厚其義已古但鄭箋以爲懷抱較精於毛

懷之抱之則厚從可知矣毐訓爲厚尙爲不啻箋
可從也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箋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
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
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
氏之職正義曰箋以此章八句辭皆相反舉鮮盛而
對職勞以是裘而對是試則周人私人猶東人西人
也既東西勞逸不同則周私所主爲異又是試爲上

之所用則楚裘非身之所衣皆楚王使之也以此知
舟當作周裘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
後世為臣其子孫賢者也粲粲者華序曰棄賢者之
類絕功臣之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以熊羆是裘明
遣賤人求備熊羆故知在莫氏穴氏之職若然上云
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西人即周人也上句刺其鮮盛
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之世莫不變愛舉
小斥逐賢哲故讒佞之徒多有逸樂功臣之輩退在

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彼驕奢哀此貶黜辭各有爲不相害也

校國語云秃姓舟人則周滅之矣注舟人國名此舟人或即其遺種與然毛傳不言不必以之改傳傳以舟人爲舟楫之人淺近易曉本無可疑鄭謂舟當作周裘當作求此鄭之好疑古經也詩之訓故莫先于毛公毛公未嘗以爲誤鄭氏無緣于千載下起而疑之即如鄭說舟當作周不特西人即

周人資孔氏之曲解即私人亦周人也又何解乎
故與其疑經無寧信傳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傳襄反也箋云襄駕也駕謂更
其肆也從旦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正義釋傳曰
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
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從日至暮七辰而
復反于夜也正義釋箋曰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者
周禮有市鄽之肆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

所止舍也舍即肆矣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每辰爲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星之行天無有舍息亦不駕車以人事言之耳晝夜雖各合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言終日是晝也晝不見而言七移者擬其理當然矣

按鄭風兩服上襄箋云襄駕也與此同此詩織女牽牛南箕北斗皆取人事爲意以襄爲駕其解甚好毛以襄爲反止以行度七反之義言之下傳云

不能反報成章雖于織女之蹕度不差而不如鄭
箋之訓爲駕者兼能取象與詩體相稱鄭氏于此
圓融毛傳下箋云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東無西
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箋爲毛傳而作自宜還
衛其根若此者斯得之矣

四月維夏六月徂往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
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
正義釋箋曰鄭以大夫已遭王惡倒本其斷王惡無

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代故以始言之徂爲往今言徂始者義出于往也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往到郎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于六月爲始也以毛言徂往涉于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爲始東山云我徂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爲到東山是徂爲始義也

桉傳言徂往箋言徂始本不相合孔氏不肯讎問毛鄭欲和而一之之意誠善矣而其辭未免于曲云

徃到卽是其始引我徂東山爲說謂徂東山爲到東山不知詩固論徂非論到卽云到東山爲東征三年之始亦與此徂始不恊我來自東來在徂後得以推徂時爲始若徂暑自四月徃到六月六月巳是盛暑熱極將徃之時不得爲始暑也六月爲始暑後此誰爲盛暑乎至謂王基僞尸退之時不則寒暑之更代此自執于鄭箋而不從孫毓之說爾孫毓云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

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孔氏駁云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王季之語其意何以知然直云秋日冬日不辨其世之所當孫說固不爲無媿然其以四月爲周初六月爲盛極將衰之象則其論固可取矣徂暑而後秋日冬月皆以比幽王耳不必分數世數王也鄭箋云爲惡有漸余亦曰爲惡有漸而厄矣亂之初生譬暑已行亂之又生譬秋日至亂

如此膴膴冬日之烈也故惡積而不可解也若謂
經無明言無由懸知其意則爲惡有漸之論經與
序未亦皆明言其意又何以知然乎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傳鶉鵰也
鵰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箋云非鵰鳶能高
飛非鱣鮪能處淵皆驚駭避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
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正義釋傳曰王肅云以言在
位非鵰鳶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

也何為潛逃以避亂孫毓云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逃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皆述毛說也正義釋箋曰箋以上章言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得所不如草木則此亦宜言民之病困故以為喻民逃走畏亂政也

桉貪人在位賢者潛逃則民之不安其生已可想見雖王肅孫毓各殊而避亂之義則一君謂上下兩章

皆言民此亦宜言民之困病上章之言民固是普
下章且是總結詩意初無專屬不知其指民指賢
且賢者無位亦一民耳安在民能潛逃而賢者反
不知遠害以全身耶

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
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于役正義曰以此大
夫怨已勞于事故以賢爲勞箋以賢字自道故易傳
言王專以我有賢才之故乎何獨使我也王肅難云

王以已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
然矣此大夫怨王偏役于已非王實知其賢也下若
實知其賢當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
桉此賢字不過與下章未老方將方剛等字相類
耳謂豈我從事獨善乎如內則云具二牲獻其賢
者于宗子注賢猶善也投壺云某賢于某之類不
必訓之爲勞亦不宜訓之爲賢才王肅之言甚正
孔氏私鄭不去其難已者則其說不行故不得不

置辨耳其實孔氏之言已有罅漏云怨王偏役于已非王實知其賢果賢與王既役之固不當怨獨役果不賢與王既役之奴不當言獨賢必王知吾賢而役之而後不怨必王知吾賢而不偏役之而後不怨臣子之節顧若是耶至謂王若實知其賢則當任以尊官不當勞以苦役亢貪榮慕膴好逸惡勞之輩矣豈篤論哉

或王事鞅掌傳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

之也負何摓持以趨走言促遽也正義曰依以鞅掌為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為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為鞅掌其言出于此傳也故鄭以鞅掌為事煩之實故言鞅猶荷也鞅讀為馬鞅之鞅以負荷物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異耳

按凡事亂而失容皆得為之鞅掌孔氏引俗語以

証則居已前其相沿者久矣君必以荷物爲鞅持物爲掌于鞅掌之義誠爲穿鑿不虞第恐王事之煩遽失容者不必皆負荷捧持之事耳棲遲偃仰偃仰是棲遲閒逸之狀王事鞅掌鞅掌是王事煩亂之狀耳不然豈負荷捧持而外一無王事哉

日月方除傳除陳也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爲除正義辨傳曰上云二月初吉爲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箋云日月方奧傳曰煖即春溫非謂二月正

義釋箋曰四月謂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〻舒也孫炎曰孫之枝葉敷舒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義同也又下章云四月方奧文與此同洪範庶徵曰燠曰寒〻為冬則燠為夏矣若毛以方奧為二月之初則接于正月之末時尚有霜不可云燠且爾雅稱四月為除故據以易傳也

校詩中除十月之交兼大變其一用周正外其餘

皆夏正此詩首章言二月初吉次章言日月方除次章言日月方奥以傳推之亦是夏正但箋以除為四月正義釋傳謂毛以除為二月而毛鄭遂兩異矣竊嘗從而求之二月正萬物句萌之候言除舊生新其義自允二月漸融和温燠以方燠為二月亦允方除之時及後于初吉方奥之時及後于方除亦是本其去日次第言之與采薇之詩分作止來止剛止者同孔氏欲主鄭說將傳所云除舊

生新者移之于二月之初且言接于正月之末必使兩說懸絕傳不如箋然後其言可還試思二月初吉尚有霜不能生新不可云燠此故不特作詩之時爲然即毛公之時亦應爾也以箋爲奥豈毛公之誤竟至于是哉則孔氏之所駁非毛公所應受也箋云四月爲除四月建巳巳者言萬物畢巳布出四月雖夏七者言萬物假大皂茂不得云方除舊生新若據爾雅則爾雅自作四月爲余李巡

孫炎等皆去鄭不遠未嘗道及此也若謂除余字
　與音同則二月亦爲如何以不擬二月
曷云其還歲聿云莫箋云昔我往至于艽野以四月
自謂其時將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正
義釋箋曰方除之下即云曷云其還是至即望歸故
云至于艽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即歸也言歲聿云
莫是未歸之辭若歲暮得歸不須發此言矣故云乃
至歲晚尚不歸也凡言往矣似是始行之辭此得爲

往到芃野者往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為新行據彼言之為往到自歲聿云莫以下皆者在彼之辭故謂初到彼地為往矣易傳者以行之思歸當至所往之處乃可還不應從始已望歸也

被征人思歸之意必待久役而然豈得方到彼地即已思歸此詩之意是言昔者我往之時日月方且除舊生新今何時而云其還乎歲聿云莫矣而尚未有歸端也歲暮而念始發之時動思歸之歎

非初到芃野而輒巳思歸也若謂方除之下鄭云
曷云其旋是王即望歸則采薇詩之曰歸曰歸亦
郎在薇亦作止之下豈薇生之初即曰歸曰歸乎
孔氏釋箋之說最喜委曲求通亦尊奉古人之意
獨惜其偏崇鄭學而不爲毛公地爾

鼓鍾刺幽王也正義曰毛以刺鼓其淫樂以示諸侯
鄭以爲作先王正樂于淮水之上毛鄭雖其意不同
俱是失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之

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矣鄭于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鐘鼓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

按經第陳將將喈喈無由知其爲淫樂爲先王之樂但以理推之幽王之昏憒旣能于淮上伐鼛作樂則已不顧禮防矣又安肯舍靡靡悅耳之音奏聽而恐卧之樂哉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傳幽王用樂不與德

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于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正義曰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爲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凢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于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言會諸侯淮上者以淮

遊于京師非王常行之處不應遠適淮上獨自作樂明其有會聚而作之故知會諸侯也

桉幽王淮上會諸侯之事于古無徵當是㦸舉烽燧於此而諸侯有至者幽王遂作淫樂以示之而不能以禘燕饗故有鼓鐘將將之譏周禮鼓人云以鼛鼓亡役事下言伐鼛明假為役事以會諸侯既鼓鐘又伐鼛雜沓無節所以為淫樂也史記幽王為烽燧大鼓此所謂伐鼛其即彼所云大鼓耶

又正義曰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旣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于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如毓此言不信毛爲會諸侯也箋于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以如毓不知何爲如此作故不言也

然上二章將將喈喈止言鼓鐘之聲未必淫樂不

將〻喈〻也若末章之欽〻則毛鄭皆以爲樂得
正者以貢王不得引此以斷前二章之爲先王樂
也
皷鐘欽〻皷瑟皷琴笙磬同音傳欽〻言使人樂進
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云同音者
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傳爲雅
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
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以

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箋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正義釋箋曰以三者舞名故與上異其文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後也傳言爲雅爲南者明以爲此舞以籥屬下句故別言之云以爲籥舞明其上皆爲矣若是和者君神也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磬節奏齊同如是乃爲和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尚

武故謂南舞爲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篇者進之以韵句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旄人云舞四夷之樂故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經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南方助時養也西方助時殺也北方助時藏也然則言昧者物生根也南者物懷任也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冬物藏而禁閉于下故以爲名焉以南訓任故或名任

此爲南其實一也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
而得總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
之職以通譯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夷也正義釋箋
曰鄭意旣擬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
毛意異必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
爲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注云言其齊
一是爲不僭也
按此爲刺幽王會諸侯用淌樂故末章陳天子饗

元侯之正樂以諷之凡樂皆分四節曰升歌曰笙歌曰閒歌曰合樂而入門時之金奏不與焉此詩所陳恰與天子饗諸侯之樂相合經所云鼓鐘即入門之金奏也禮天子饗元侯入門金奏肆夏左傳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焉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

元侯也周禮鍾師以鐘鼓奏九夏鎛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大饗亦如之金奏肆夏者入門之樂也與升歌不同鄭譜云天子饗元侯歌肆夏況金奏爲升歌誤也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仲尼燕居云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左傳先言奏肆夏後言歌皆足明金奏與升歌別矣經先言鼓鍾故知鼓鍾卽入門之金奏也由是而升歌卽經所言鼓瑟

鼓琴也書曰搏拊琴瑟以詠詠謂歌也天子饗諸侯何歌曰當歌清廟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兩君相見歌清廟以大夫士相見歌鹿鳴諸侯燕大夫士亦歌鹿鳴之例推之知天子饗諸侯亦即用清廟矣由是而笙入三終閒歌三終東階之笙磬笙鐘西階之頌磬頌鐘應之故書曰笙鏞以閒笙鏞以閒者即經所言笙磬同音者是也按周禮眡瞭掌擊頌磬

笙磬注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疏云言或作庸者尚書云笙庸以間孔以庸爲大鐘鄭云庸卽大射頌一也笙磬爲東方之樂與毛傳合笙磬一物非所吹之笙若吹之笙則在兩階之閒燕禮記所謂笙入立于縣閒者是也由是而合樂合樂之詩古

無明亦以昔語言兩君相見合文王大明　推之
天子燕諸侯當亦合文王大明　也由是而燕享
樂則小雅及二南皆得用之即經所陳以雅以南
者是也或曰二南為房中之樂鄭譜云或謂之房
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于其君子女史歌之以
節義序故耳又云周南召南者路寢之常樂未聞
以之燕諸侯也曰燕禮記云公與四方之賓燕有
房中之樂鄭氏曰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

磬之節敖氏曰奏之于房故云房中之樂蓋別于
堂上堂下之樂也賈氏曰房中樂以祭祀則有鐘
磬以燕則無鐘磬諸侯燕饗得用房中明天子燕
諸侯亦得用房中且鄭譜亦云天子諸侯燕羣臣
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矣諸侯之羣臣則
大夫士天子之羣臣則三公九卿之屬王制三公
視公侯卿視伯燕公卿用鄉樂則燕諸侯得用鄉
樂可知鄭注謂路寢之常樂者蓋本詩意而言以

房中婦人之所有事非此樂但得施之路寢也由
是而樂備乃舞故經終云以籥不僭籥者文舞也
燕禮記云若舞則勺賈氏云言若者或舞或不舞
在于君意然則此云以籥明作樂兼用舞矣毛公
之傳明白可尋孔氏沿鄭箋之誤謂毛亦訓雅為
萬舞南為夷舞籥為籥舞不知毛之言為雅為南
者以雅與南之為樂夫人而知之者耳毛公性好
簡質故此等處不訓也云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

及乃是略解以籥之意下始詳舉四夷之樂而總
之曰以爲籥舞言以羽籥舞四夷之舞也云若是
爲和而不僭既言和則毛固以雅南爲樂矣若雅
南爲舞何得言和以雅以南之義明白易曉如此
而乃因鄭氏之誤以誤毛公孔氏獨何爲者哉
爲豆孔庶傳豆謂內羞庶羞也箋云庶䏧也祭祀之
禮后夫人主其籩豆必取肉物肥䏧美者也正義釋
傳曰毛以孔庶爲甚衆故云莫莫淸靜而敬至由后

能清靜恭敬又至篤故能爲豆甚多若簡㼫不恭則
不能也豆內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爲兼二
羞也正義釋箋曰庶胗也釋言文舍人曰庶衆也胗
多也孫炎曰庶豐多也云胗然則豐胗亦肥多之義
爾雅既有此釋且以爲俎孔碩類之宜爲肉甚肥胗
故易傳也
桉爾雅自作庶侈也也非胗字胗縱爲多匕亦非肥
之謂天子之庶羞百有二十品孔庶之庶作如是

解甚不率強卽以為俎孔頓類之俎取肥大豆取象亦互文見義焉可矣何必俎取肥豆亦言取肥哉

既齊既稷既匡既勑傳稷疾勑固也箋云齊減取也稷之言卽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勑之正義釋傳曰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正義釋箋曰齊與

賓古今字異賓訓取齊爲滅取非訓齊爲滅取也以上言嘏之意此言嘏之事參之以特牲少牢而事有似故說爲嘏之禮也言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者以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少牢皆受以邊此經云旣筐故知受之以筐也易傳者以祖賚孝孫是嘏之事也彔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嘏之禮耳不得有執事于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疾固愼文無所主故易之以爲受嘏之禮

按極疾固愼是言承祭者恭肅不違之心而已何必有執事于其間乎月卜爾百福如幾如式箋固已云此皆嘏辭之意以經推之則自此以下皆嘏辭之意若是嘏辭不得祝述取黍稷牢肉之事若非嘏辭不得上下皆祝語忽于中間横插既齊既稷二語且箋云齊減取也明以減取訓齊矣而謂齊與資古今字資訓取齊爲減取旣是古今字則齊資同資訓取何以齊反爲減取乎又經言旣匡

自當訓匡正而箋以爲筐筐正義并舉經而改之謂經云既筐雖匡是筐之本字然經之訓筐筐者皆從竹訓匡正者宜作匡釋文云本或作筐者非也若古原作筐毛公何得以匡正訓之孔氏必云經言既筐者蓋若言既匡則于受之以筐之義有礙所以改經而不顧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傳甸治也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邱甸之正義釋傳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

甸治則訓甸爲治不爲邱甸之異于鄭也正義釋箋曰甸之爲字既訓爲治音又爲乘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爲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又音爲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于天子是亦以治爲義也地官小司徒云四邱爲甸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邱乘之政令注云邱乘四邱四邱爲甸〻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攷云箋以此維禹甸之爲邱甸孫毓

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邱甸其田也且井邑邱甸出于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比邱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爲禹亦邱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皐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于川同也是則邱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

一成有衆一旅于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卽甸之也故鄭以爲禹治而卽甸之

案禹治水之蹟具在禹貢其文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首言隨山奠高山然後及大川明禹之治水先治山也故南山言禹甸之梁山亦言禹甸之毛以甸爲治如書多士所云俊民甸四方之甸彼注云用其賢人治四方者是也鄭以爲卽

甸之無論郊甸之制禹時作與未作就令有之而不先治之無由畫田甸字本有治義則宜訓爲治焉可矣不必援周禮以斷夏制而矜爲淹博也且以梁奕之詩推之此詩以爲鄭甸容或可通彼詩以爲鄭甸亦于經意無關梁奕詩是言梁奕治而水災除與鄭甸之制不相涉卽梁奕鄭箋亦須先言決除其災後言平田定賦則甸指之義固在所甸之先世將尚以治水不暇爲之制甸也卽彼則

實此而得其誠矣稍以注引詩亦鄭氏之注耳不足以讎毛且亦攷經不可據也

先祖是皇報以介福箋云皇之言暀也先祖之靈歸

暀是孝孫而報之以福正義曰皇介二字別毛以先

祖之精魂于此致大之報以大大之福斯以先祖之

神靈于是歸往之報之所以助受大福祿餘同

枝毛于楚茨先祖是皇云皇大也于小明介爾景

福云介景皆大故知此與鄭別楚茨正義曰信彼

南山箋云皇之言暀也泮水箋云皇當作暀猶往

也不同者注意總在義通不爲例也箋易傳以皇爲雎者以論祭事宜爲歸雎孫毓云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孔曰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饗下章云神保是格皆取之往交來爲義箋說爲長此論殆亦不然既須注意總在義通不可爲例則又豈特辭句之間不必一例而已哉經各有義執一義而通之則穿鑿矣毛于是皇皆訓大泮水皇皇訓美如是焉可矣鄭于

楚茨是皇云皇雝信南山是皇云皇之言雝皆取
歸雝爲義於泮水則此云皇亡當作雝亡此鄭之
變幻也蓋先祖是皇雝訓爲雝必取歸字以足其
說皆迂云皇作雝則先祖是雝與神保是格相乖
故于此兩處皆不云皇當作雝至泮水烝亡皇皇
烝亡可訓爲進而鄭得遂其說矣故直舉己意以
改經云皇亡當作雝亡而不同乎前此之說也豈
真注意趣在義通因不爲例哉介福之介鄭于矛

處如以介景福介爾景福凡毛訓爲大者箋必云介助也以與毛異即毛傳畧而不言者鄭必別著之以自守其說獨于此句不言介訓助而但云報之以福蓋自知此若訓爲助則報以助福不可解故更不決明郎孔氏述鄭之意以爲報之所以助受大福祿仍不得離介大之義則毛鄭之是非又可定矣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一

武寧學生張汝霖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正義

釋傳曰齊甫田傳曰甫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于夫井不限之于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

說也正義釋箋曰以此章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内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爲官之稅法稅法而言十千爲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丈夫也必易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致煩賦重廢民農業而此章下言治田則此爲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取所爲稅斂之言十千即是期限之數君子孫千億

萬億及秭文無指定可爲多夫之辭其此文與十千
維耦百室盈止周公之東征四國成湯之式于九圍
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爲總舉大辭也又參之于司馬
之書校之千一成之稱其數正是眞若合符故不從
毛氏也而孫毓難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箋
之說不足以該天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
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每于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
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

按齊風之甫田此之甫田後章之大田本皆同訓無庸置疑自鄭氏因甫爲丈夫之稱以甫田爲丈夫所授之田歲取十千者一成之稅說與毛異諸家容有譏之者孔氏正義獨力主之謂參之于司馬之書按之于一成之稅其數正光眞若合符故不從毛說不思鄭氏與毛立異苟無一二可通之處以爲確據則其立異之心必不肯郎倡之爲說而後無和者矣以甫爲丈夫之稱即可名甫田爲

夫田則大田之大與夫字相近用鄭氏破字之法以通之謂大當作夫大與夫字近之誤如綠衣箋云綠當褖轉作綠字之誤也持此爲說亦以大田爲夫田其義亦可孔氏亦將信吾之此說否是可列縱横之論無不能通學者苟信古不惑斯不爲衆說所奪耳且即如其言亦不無可議孔氏云一章之內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爲官之稅法不知自古有年者言自古已皆有年今猶其

厤也既言自古明是相遠之詞非相對也且何以
今言治田則自古有年遂宜爲稅法乎十千之稅
古有定法非所謂有年也自知其說之偏舉因以
互言二字彌縫之其隱已露矣又云十千爲有限
之數則不據天下不思此十千字亦至鄭氏訓爲
稅法始爲有限之數不然與萬億及秭何别論而
引十千維耦百室盈止四國九圍等爲證此何異
舉銅金以斷輿羽也若然詩言播厥百穀百穀之

名亦是有限之數不得同時而播詩既言之則百穀雖有限之數而詩之所陳者初不拘也又云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蓋取為稅歛之言此論更曲伐檀亦云乎取禾三百囷取禾三百廛取禾三百億夫農取之于田庸獨非自此取彼乎取必為稅歛之言哉何為也又下云南畝長畝皆是渾舉之辭若指一成之田不得先言一成後但云竟畝也

以穀我士女傳穀善也箋云穀養也我當以養士女

也正義釋傳曰穀善釋詁文王肅云大得我黍稷以善我士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正義釋箋曰雨以甘故致得佑助我禾稼當以養士女也

按洪範之訓既富方穀適衛之歎富之教之惟能介我稷黍斯能穀我士女耳毛公之傳見乎其大與經訓聖言爲表裏鄭氏棄之而訓爲養小之乎言詩矣汝雲案戰國策云林氏之饑寒者數穀之注穀食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

嘗其旨否箋云曾孫謂成王也攘當讀爲饟饁饟饋
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
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
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
加之以酒食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
美否示親之也正義曰以信南山准之故知曾孫成
王也上言饁下言嘗皆飲食之事故攘讀當爲饟也
釋詁云饁饟饋也舍人曰饟自家之野也此饟字在

饁喜之下而先言之者以詩中未有其事故先明之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及大田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爲饎饎酒食也此爲田事而言曾孫之來故知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曾孫來止卽言以其婦子明曾孫自以己之婦子故知親與后世子行也王之婦必是后知子惟世子者以將欲傳之國祚明其教戒尤深故知非餘子也此經毛不爲傳但毛氏于經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

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耰田之左右除其草萊皆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閫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備則稽甚不普鄭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閾惟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政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見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蠶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彼婦子饁

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遠于其事婦子俱饁也田畯見其勤脩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于南畝之中方饁左右而親嘗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爲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古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輕其稅斂二章爲之祈報此章言恩澤深厚卒章言收穫究多歷觀其次粲然有叙嘗于此甫說農人之家行饁之事又大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禋祀並是

成王之事不當以農人婦子輒厠其間也且言曾孫
來止即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也上無農人之
文何得爲農人婦子乎旣言曾孫以其婦子則后之
從行于文自見復何所言而云無事也若王后必無
外事不當饁于北郊王基以親饁決之非無理矣衣
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爲急務饁則后之所專故后當
獨行因則王之所勸后從行耳此乃外內之別職司
之義而孫毓反言親桑不隨王非其難矣王者愛深

思違以世予者生于深宮之內長于婦人之手故與之俱行知稼穡之艱難欲其重國用而愛黎民保土業而全宗祀也以予所親莫過于丗使之俱觀辛勤內相規諫此聖賢明訓可與日月俱懸豳風同我婦子事連于舉趾此云以其婦子文繫于曾孫辭既不同義固當與又安得皆爲農人婦子也田畯所喜當喜農人之勤爭文在饁彼之下則是喜其饁食非復說其勤勞何有國史吟咏立文若是哉王者從官非

無常餼直以同循祿稍其食甘旨與夫秦風所謂與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饋南畝之餘人賜田畯以酒食者天子所省固無周徧僅其所幸便即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力農夫之見懷也則人各用心賞一勸百可使海內從風何必舉地皆往農人盡資而云力不供惠不普也王基因于不徧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爲耤田之事謬矣然此詩止說豐年之義無刺廢耤之文箋之上下

言不及籍下蕭刺矜寡不能自存其文亦同于此豈令矜寡之人就籍田捃拾也又下章庾稼共此揆連箋稱古之稅法非爲籍田明矣

桉王肅素不滿鄭其說容有所激孫毓非好短鄭者此節之義亦不以鄭爲然誠有見乎其繫耳孔氏獨力主之而極駁王肅孫毓之說駁王與孫即駁毛矣竊恐孔氏之見仍未免于黨也胥與客論鼎詩客曰孔氏謂首言輕斂次言祈社次言恩深

次言收穫粲然有序不當于此甫說農家行饁耨
日即言君來賜食亦是叙南畝衆耕時事何以甫
言君賜農食便是有叙甫言農家行饁便非有叙
乎客曰孔氏又謂上下皆言成王不當以農人婦
子䊵厠其間霖曰上章固已言我髦士我士女何
所謂不得厠其間且如豳詩條桑之次公子同歸
農家之女未必皆歸公子上下皆言農事不當以
公子輒厠其間將豳風之言亦爲失體耶又識芟

春籍田爲王者之事而中言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良耜秋報社亦爲王者之事而中言百室盈婦子寧無所謂農人婦子不得輒厠其間也容曰孔氏云經言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上無農人之文何得爲農人婦子曰上章以我齊明與我犧羊既指曾孫爲我此云以其婦子不得又指曾孫爲其何謂婦子爲曾孫之婦子乎容曰此何足據我取其陳我我農夫其其曾

孫我田旣臧又以我我曾孫本錯出不同無定例也曰子以爲無定例余亦曰無定例而已何必以其婦子卽是曾孫之婦子乎且吾問子經陳我齊明我犧羊上無曾孫之文何以知當指曾孫曰以下云以社以方社與方者曾孫之所有事故知之余亦曰上無農夫之文知爲農人婦子者以下云饁彼南畒饁南畒者農家之所有事故知之而已若謂以其婦子直連曾孫來止之下明其婦子卽

曾孫之婦子則詩所謂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者不堪一解矣客曰孫毓難鄭云婦人無外事不聞隨天子而行出勸農事孔氏解云旣言曾孫以其婦子則后之從行于文自見復何所言而云無事也曰此直孔氏之武斷耳經言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鄭謂曾孫來將農人以其婦子亦可乃從鄭說而强指后妃可隨天子省耕是何言乎至謂王后君無外事不當蠶于北郊則詩固嘗云婦無公事休

其謬戾不經僞誤謬乎經典皆言天子親耕后親蠶未聞王后出饁南畝而橫造此言何耶又云田畯當喜農人之勤事又在饁彼之下則是喜其饁食非復說其勤勞非國史吟詠之體不知田夫聚飲野老會餔亮衢之景象豳國之初基亦若是而已爲嗇夫者顧其民之熙皞優游日躋太平有不怡然說者哉請學孔氏語曰下與言禾易長畝則農之勤勞于文自見復何所言而疑非國史之

體哉多改經文以就已說此鄙意所不敢信者耳
俶載南畝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時至民
以其利耜熾菑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正
義釋傳曰傳不解俶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
同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于
南畝正義釋箋曰此及載芟良耜皆于耜之下言俶
載南畝是俶載者用耜于地之事故知當爲熾菑謂
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

桉王肅所述極好以利耜始事于南畝亦得爲用耜于地必敢經爲熾菑使詩人于數千百載之上俯從鄭氏是猶緊瓶沈而畫蛇足必將喪性命而失卮酒也

播厥百穀箋云民旣熾菑則種其衆穀正義釋箋曰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鄭云耰而不輟注云耰覆種也是古者未解牛耕人耕鄭云種故云民旣熾菑則種其衆穀

桉周禮地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注與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賈疏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時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耕正義云古者未解牛耕此皆誤也桉漢書食貨志趙過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是蓋變通古法而利其用非自過始也山海經云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犂廣韻犂墾田器說文牛部犂下云耕也又𤛓下云兩壁耕也犂𤛓皆從牛則牛

耕之法已久皇侃論語義疏犁牛之子耕犁也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犁韓傳作曉鍬管子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前漢匈奴傳犁其庭師古曰犁耕也史記弟子列傳司馬耕字子牛皆古用牛耕之証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傳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祈祈徐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

疾音義曰渰本又作弇漢書作黤與雨如字集注云渰陰雲貌正義釋傳曰旣言有渰即云興雨雨出于雲故知渰雲興貌雲旣興而後行萋萋在渰之下故知雲行貌雲行然後雨落故萋萋之下言興雨也祈祈徐貌謂徐徐而降故箋云不暴疾也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

按顏氏家訓云詩有渰萋萋興雲祁祁毛傳渰陰雲皃萋萋雲行皃祁祁徐皃也箋云古者陰陽和

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湇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爲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或告余曰隸釋載無極山碑云觸石膚寸興雲祁祁韓詩外傳八亦作興雲正義曰或作興雲誤釋文云本或作興雲非則漢唐已來固皆作興雲未有作興雨者而孔指爲誤陸詆爲非蓋爲顏氏之說所奪也且箋云其來祁祁然不暴疾者

蓋雲興卽雨降故箋云其來明此雲是雨之先來者也經如作雨則止言風雨不暴疾可矣何又追論其來乎顏氏引傳箋爲經作興雨之証竊審傳箋知經必作興雲也余曰是殆不然顏氏引班固詩則漢已作興雨李善注引毛詩曰興雨祁祁則唐時亦作興雨且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徧天下者泰山之雲言其神速變化之捷耳無極山俾言觸石膚寸興雲祁祁則祁祁已不得爲

徐見矣俾語當是慕倣詩體興雲祁祁者訓當如祁祁如雲之祈祈祈祈言衆多耳非即用詩之興雨祁祁句也若以傳箋箸之則更當爲興雨矣箋以傳祈祈徐也未著精雨故云風雨時以明之又患此句之意兼言風似泛論風雨者故下云其來徐徐然不暴疾詳辨興雨之義雨曰興故以其來訓之傳言祁祁徐也故以不暴疾訓之專聞暴雨疾雨未聞暴雲疾雲也或曰雲故得言興雨何得言興

乎曰說文云淒淒雲雨起也詩曰有渰淒淒是雨得爲興起之証矣客又曰呂氏春秋引詩興雲祁祁今作興雨蓋後人据近本毛詩所改王伯厚詩考引呂覽作興雲此其明証余曰此更不足據王伯厚困學紀聞云興雨祁祁雨欲徐徐則入土鹽鐵論曰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伯厚之論如此是從詩興雨矣今呂氏春秋作興雨子以爲据近本毛詩而改實伯厚詩考後

人据作與雲者而改耳

君子樂胥傳胥皆也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正義釋傳曰胥皆釋詁文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諮謀行于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

其身則庶人樂矣正義稱箋曰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才以智之故而爲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故知有才知之名易歸妹以須注亦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荅泠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姊以爲名是胥爲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耳

案須有訓于胥樂兮箋云于是則皆喜樂樂則樂胥之與胥樂一也此倒其文言樂胥者猶云降福

孔皆義得罷之句末耳鄭以胥為有才知之稱已
未免于過泥然鄭意猶属泛稱正義舉胥徒之胥
以實之又微引至于女須之須繁而愈雜試人之
惑于是乎不彰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傳景大也箋云景明也有高德
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正義釋經曰毛以
為若得賢女在王后之位則諫王使之為善庶幾于
古人有高顯如山者則慕而仰之有遠大之行者則

法而行之正義釋箋曰傳云景大釋詁文箋必易之爲明者以行須行之故以爲明見其明白可法明亦大也德則仰慕多行則法行故仰之行之與其文也按經既以高山與德則景行亦宜爲與且上言高山下言四牡六轡上下之語皆以興取義不當于此直指其行厭浥傳云行道也竊疑毛公于此亦解行爲道故以景爲大景行猶言大道傳不訓者行之爲道亦常訓前已具此從畧耳高山宜仰望

之大路宜由行爲之與高德宜慕仰之大道宜遵
行之下言四牡六轡即行于道路之事也孔氏于
他處多云以上下類以情于此不之高山四牡等
類之也

賓之初筵序曰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
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正
義曰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
祭祀之事也燕必有樂君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

子孫其湛以上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神明降福之
意下四句復說射事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三章
四章言今王燕飲卒章言下民化之皆刺當時沈湎
之事鄭以爲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
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時下六章言大射之事
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句言
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爲賓威儀昏亂唯卒章
與平同耳

按毛公之時古籍尙多雜說亦少毛公博極羣書典章制度猶及見先王之遺故其所訓詁皆確乎可信惜其性好簡質語多闕畧使後人無從望其涯埃如此詩毛以爲燕燕射自是實而有徵然燕射無祭烝衎烈祖句傳無明文致爲鄭氏所擲于肅述乎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仁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惟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微言烝衎非

實祭也今請得而申之小明言靖共爾位而終及之于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非祭祀受福之謂也抑詩言敬慎威儀而推之于用逷蠻方非實當出師之時也然則此言烝衎者得如王肅之說矣而孫毓以爲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上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夫其謂燕輕祭重謂幽王無不慢是矣若謂舉重可以

明輕七不足以明重則恐亦非也幽王無度一燕飲而沈湎若此則承祭之失禮必多矣何以合其重而反譏其輕若謂以燕飲失禮而推其祭射之失禮則固已云輕不足以明重矣若舉祭射之重以正其燕飲之失則幽王無度求其燕飲之不臧而不得而顧引祭射之重以責之猶其非而褒頌非被褒之謂也至燕射大射之制鄭氏所說者止涊一二已遭秦火之書及漢興之緒論以斷之耳

諸儒議禮議者比之聚訟誠何所主從耶敖氏繼
公曰諸侯與其羣臣飲酒習射之禮謂之大射者
所以別乎賓射燕射也伏讀
欽定儀禮義疏曰先儒皆據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
澤之文以此大射爲將祭而擇與祭者之禮然以
周官司裘射人及諸職攷之則自天子以至諸侯
卿大夫皆有大射夫大夫之臣能有幾何乃將祭
而行大射之禮以擇之乎卽天子之祭六卿以下

至于祝史皆有常職五等諸侯入覲嘗祭之時無不助祭之禮如必射中乃得與于祭則太宰不必贊玉幣而大司徒不必奉牛牲大宗伯不必奉玉齍而肆師不必誅怠慢也抑西雝之我客或易其人而烈文時公多靡然而返也揆之于理多所未安蓋射義原屬漢人傳會欲鋪張射事之重大而不覺其言之過耳敖氏不用舊解所見偉矣但經生誦習戴記耳濡目染其來已久今姑仍鄭義而

存敖氏之說學者敬謹誦此自當知所折衷讀書
之識定則古義庶得而聞也夫毛公之時諸說未
作鄭之所引以難毛者知無當于毛公之意已
式勿從謂箋云式讀曰慝勿猶無也正義曰以上文
未有辭慝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慝訓之爲
惡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
用其辭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
按鄭之讀式爲慝而訓爲惡者固曲之甚矣孔氏

謂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自是毛意但疑王肅所述尚或未協式勿從謂經文一式字不得舍用其辭時四字之意用勿從而謂之如此纔足已毛公之性豈以繁累爲累哉